

沈約劉勰鍾嶸三家詩論之比較研究

舒衷正

論詩之起，肇自舜典，志發於中，必協聲律。虞書曰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；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」尼父垂訓，義歸無邪。興、觀、群、怨，可以事君父；鳥、獸、草、木，足以資託諷。凡人之七情所發，形諸歌詠，致之中和，則上下和而神人通矣。卜夏序詩，標明六義，哀樂興焉，風化形焉，觀盛衰而通諷喻，莫尚於詩矣。子夏詩大序，後人多疑為東漢衛宏撰，茲從毛說。孟子力倡仁義，然其於詩，亦可謂深通比興矣。孟子曰：「說詩者，無以辭害意。」至漢詩學茫昧，三家繼起，各崇師說。當時傳詩者：有齊轂固生，魯申公培，兼韓嬰。康成箋詩，獨宗毛傳。其爲詩譜，於順美匡文，害辭，無以辭害意。至漢詩學茫昧，三家繼起，各崇師說。當時傳詩者：有齊轂固生，魯申公培，兼韓嬰。康成箋詩，獨宗毛傳。其爲詩譜，於順美匡文，害辭，無以辭害意。

惡之功，言之至爲詳切也。

然自孔子以來，諸賢之所論述，皆就國風三百而爲言。其時王澤既竭，作者甚少。文心謂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；成帝品錄，莫見五言。然詩流爲賦，蔚成大國，亦足以繼風雅矣。班固兩都賦序曰：「賦者古詩之流也。」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曰：「辭賦者，風雅之變體也。」下逮建安，曹丕書、典，質書，與吳曹丕論文，有與吳曹丕論文。謂公幹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；自國風以下，詩之獲品第，蓋始於此。邇後如陸機文賦，李充翰林，王微鴻寶，顏延論文，攀虞文志，大抵談論文體，兼及製作，今多闕佚，無從考究。

然自曹子建崛起詩圃，群才響應，作者代出，篇製浩繁，沛然蔚然，幾又奄有賦國而恢復疆土矣。至鍾仲偉品隲五言，分別論述，勒成專書，其間論詩之作，魏文書典而外，惟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，劉勰文心雕龍明詩，爲其先導。詩品雖謂感彭城劉士章欲爲當時詩品未遂而作，察其論斷取舍，實多與沈劉二家合者。茲特取三家詩論比較論別，以明論詩之源流焉。

一、情動於中而形諸言爲詩

謝靈運傳論：民裏天地之靈，含五常之德，剛柔迭用，喜慍分情。夫志動於中，則歌詠外發。

文心明詩：大舜云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。」聖謨所析，義已明矣。是以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舒文載實，其在茲乎？

詩者持也，持人情性，三百之藪，義歸無邪，持之爲訓，有符焉爾。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詩品總論：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

詩大序曰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諸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則不知手之、舞之、足之、蹈之也。」沈約義本詩序，擒詞略異。劉勰上徵虞書，申以持訓，義歸無邪。內持情性，外應物感，所以情動而言形，莫不出乎自然。文心情采曰：「昔詩人篇什，爲情而造文。」鍾嶸但曰搖蕩性情，略去持義。然以激感多端，其曰：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？非長歌何以窮其情？」必持其志，義亦存焉。蓋性情之所以不至氾濫者，賴有志以馭使之耳。否則，情無動向，詩亦無所從出矣。

二、詩之爲用

謝靈運傳論：英辭潤金石，高義薄雲天。

文心明詩：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敗德，五子咸怨。順美匡惡，其來久矣。

又曰：自王澤殄竭，風人輟采；春秋觀志，諷誦舊章，酬酢以爲賓榮，吐納而成身文。逮楚國諷怨，則離騷爲刺；秦皇滅典，亦造仙詩。

詩品總論：照燭三才，輝麗萬有；靈祇待之以致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；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又曰：詩可以群，可以怨。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於詩矣。

沈論二語，本頌屈原相如之辭賦，與典論謂文章乃不朽之盛事，義實相符，此取以備一說耳。劉彥和上採經義，有順美匡惡之功；次言酬酢，有觀志足言之用；下列仙詩，有反文取義之妙。例如相如封禪，揚雄美新，皆義存諷刺，不知文者，咸以爲罪。鍾嶸既言嘉會，復言離群，楚臣去國以下，例證特多，然觀其大要，亦不出劉氏之所稱述也。又其致饗靈祇，既同乎歌其成功；感動鬼神，亦原本於詩序。詩大序曰：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」雖劉沈之未曾言，然非鍾氏之創意也。惟「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於詩」數語，乃詩無用之用，

而爲鍾氏所揭出，見解卓越，可謂遠出群輩矣。吾以文學、藝術之爲用，皆在此而不在彼也。

三、有詩時代之推斷

謝靈運傳論：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覩，稟氣懷靈，理無或異，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也。

文心明詩：昔葛天氏樂辭云：玄鳥在曲；黃帝雲門，理不空綺。至堯有大唐之歌，舜造南風之詩，觀其二文，辭達而已。

詩品總論：昔南風之詞，卿雲之頌，厥義寔矣。

詩譜序曰：「詩之興也，諒不出於上皇之世；大庭軒轅，逮于高辛，其時有亡，載籍亦蔑云焉。虞書曰：『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』」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？」孔疏云：「言放此者，謂今頌美譏謔之詩，其道始於此，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。」意以大庭之世，雖載籍不傳，已有詩矣。劉勰揭舉葛天氏之樂，玄鳥在曲爲例，以詩起上皇之世。沈氏用詩譜說，而溯自生民之始。鍾嶸本孔氏刪述之意，以南風爲詩原，於詩之興，不採劉說，不從沈臆測。蓋以時既渺邈，事多傳疑，故不取耳。

四、五言詩發生時代

(一) 有五言詩句時代：

文心明詩：召南行露，始肇半章；孺子滄浪，亦有全曲；暇豫優歌，遠見春秋；邪徑童謡，近在成世。閱時取證，則五言久矣。

詩品總論：夏歌曰：「鬱陶乎予心。」楚謠曰：「名余曰正則。」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

劉勰宗經，以五言始於召南。鍾氏上採夏歌，下取楚謠，獨略國風，殆避雷同，非好異也。黃氏侃舉郊特牲伊耆氏蜡辭「草木歸其澤」，爲五言之始見者，此其異於二氏也。

(二)有五言詩時代：

文心明詩：又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；其孤竹一篇，則傅毅之詞，比采而推，則兩漢之作乎？

又曰：孝武愛文，柏梁列韻，嚴、馬之徒，屬辭無方。至成帝品錄，三百餘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，而辭人遺翰；莫見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。

詩品總論：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古詩渺邈，人世難詳。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揚、枚、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○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。

五言古詩，由文體推論，斷爲兩漢之作，劉、鍾意同。惟勰以成帝品錄，莫見五言，故謂李陵、班婕妤之製，爲後世所疑。而於古詩則曰：「或稱枚叔；其孤竹一篇，則傅毅之詞。」竚以五言起於李陵，則團扇一篇，信爲婕妤之作；其於古詩不從或稱，但謂「舊疑」。詩品：「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爲總雜，舊疑是建安曹王所製。」此劉、鍾之不同也。蓋西漢之世，五言首創，雖偶有作人，而其體未大行，不得以成帝未加品錄，而謂其時以前即無五言詩也。

夫每一文體新出，趨新之輩，爭相製作，雖作者如牛毛，而佳者如麟角。自檜以下，尙且無譏；排沙簡金，豈大雅所爲？品題棄而不錄，固必然事也。遞世相傳，卒未湮沒，同於百鍊精金，人皆以爲寶；後人以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爲五言之母，蓋有由矣。張歷友師友傳錄：「昔人謂十首爲風餘，又曰詩母。」惟勰云：「仙詩緩歌，雅有新聲。」而竚云：「東京二百載中，惟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。」仙詩緩歌，今已佚，殆四言乎？玉臺新詠所錄張衡同聲歌，雖爲五言，蓋在詩品所論古詩之中，至作者之名，殆爲徐陵所加，與枚乘雜詩九首同。案新詠所錄枚乘雜詩九首，皆在文選古詩十九首中。故鍾嵘獨舉班固詠史，而於張衡之同聲歌未加論列也。

其有大惑不解者，劉、鍾勤勤採原，獨稱李陵，不言蘇武。詩品歷舉先世茂製，於總論之末曰：「子卿雙鳬。」子卿蓋非蘇武字矣。案其所舉列，大抵以時代相次，惟太冲稍後耳。讀者咸疑之，非案任公一人。蕭統選文，錄蘇武四首，渾潤婉麗，不下陵作；且其品詞論旨，與文選選例略同，舍文選所錄，而舉他作，亦非理。其時必風行當世，不可謂劉、鍾未覩也。若謂蘇武之作，傳疑難信；劉勰固疑李陵、枚乘、班婕妤矣，而並書之，獨無蘇武，亦頗費解。豈以蘇武詩與枚乘詩同混雜於古詩中，其時傳爲枚乘作者衆，傳爲蘇武作者少，故略而不書耶？王氏闡運答唐廷鳳問漢唐詩家流派，謂枚、蘇同風，可以窺其跡象矣。王闡運云：「漢初有詩，即分兩派，枚、蘇寬和，李陵清勁，自後五言，莫能外之。」豈蕭選所錄蘇武四詩，从古詩中抉出，而以己意定之，與玉臺錄枚乘雜詩同一例歟？鍾嶸於漢代五言，首李陵，次班婕妤，殆李、班之詩單行，故信而書之。古詩總雜，篇章猥多，故謂人世難詳。至「去者日以疏」以下四十五首，謂舊疑是建安曹、王所製者，彼以其近實也。又因勰謂「成帝品錄，莫見五言。」而嶸則曰：「自王、揚、枚、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」其實司馬相如、枚乘、王褒，據史漢所載，非無詩也，確無詩者，惟揚子雲一人而已。

五、詩經與楚辭

(一) 關於詩經者：

謝靈運傳論：六義所因，四始攸繫，升降謳謠，紛披風什。

文心明詩：自商暨周，雅頌圓備，四始彪炳，六義環深。

詩品總論：故詩有三義焉：一曰興，二曰比，三曰賦。

又曰：夫四言文約意廣，取效風騷，便可多得。

沈、劉合體製而言。鍾氏論詩，不分體類，惟以指事、造形、窮情、寫物爲工，此鍾氏與沈、劉之不同也。然推原國風爲衆製之祖，又三家所同，莫或異言者矣。

(二) 關於楚辭者：

謝靈運傳論：周室既衰，風流彌著，屈平、宋玉導清源於前，賈誼、相如振芳塵於後；英辭潤金石，高義薄雲天。又曰：自漢至魏，四百餘年，辭人才子，文體三變，相如工爲形似之言，二班長於情理之說，子建、仲宣以氣質爲體，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。是以一世之士，各相慕習，源其飈流所始，莫不同祖風騷。

文心明詩：逮楚國諷怨，則離騷爲刺。

詩品總論：夫四言文約意廣，取效風騷，便可多得。

又論詩曰：漢都尉李陵，其原出於楚辭。

班固謂賦者古詩之流，其於漢書藝文志云：「春秋之後，周道寢壞，聘問歌詠，不行於列國。學詩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。大儒孫卿，及楚臣屈原，離讒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。」沈、劉之說，取自班氏。惟劉勰別有辨騷、詮賦，故不如班、沈合騷賦而統以賦名之。然沈約亦有異於班、劉者，其謝靈運傳論，本論建安至宋及謝靈運五言詩爲主，而溯源詩經，備論騷賦，蓋宗文選樓諸人選旨，謂詩爲五言之初源，漢賦爲五言之正源。文選首列漢賦，次以四言、五言，附楚騷於末，足以見其旨矣。

鍾嶸論詩，上鑒建安文士，攀附子建，競相摹習；案建安文士大都效子建爲詩，惟劉嶸、曹操有古詩之意焉。次察晉世群才，擬效建安。故謂歷代辭人，莫不遞嬗師祖，轉相摹尚。因取國風、楚辭、古詩，以大建安之體；以爲後之學者，於是取法足矣。孔子曰：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鍾氏品詩，蓋有仲尼之志焉。

六、建 安

謝靈運傳論：至于建安，曹氏基命，三祖陳王，咸蓄盛藻，甫乃以情緯文，以文被質。

又曰：子建仲宣，以氣質爲體，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。

文心明詩：暨建安之初，五言騰踊，文帝、陳思，縱轡以騁節；王、徐、應、劉，望路而爭驅；並憐風月，狎池苑，述恩榮，叙酣宴，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；造懷指事，不求纖密之巧；驅辭逐貌，惟取昭晰之能，此其所同也。詩品總論：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篤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鬱爲文棟；劉楨、王粲，爲其羽翼。次有攀龍託鳳，自致於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彬彬之盛，大備于時矣。

建安詩文，慷慨多氣，華實並茂，三家之論，莫或異言。其揭彼鴻才，爲世風標。沈舉三祖、陳王，輔以仲宣；劉首文帝、陳思，次以王、徐、應、劉；鍾列曹操、丕、植於前，殿以劉楨、王粲。父先子後，兄前弟繼，自屬禮宜；四姓同列，取利脣吻，無關勝負。惟沈、劉抑劉楨而崇王粲，明詩：「兼善則子建、仲宣。」才略：「仲宣益才，故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辭少瑕累，摘其詩賦，則七子之冠冕乎！」劉楨、王粲之優劣，遂紛然矣。沈、劉蓋以仲宣詩賦兼善，謂多爲勝；鍾氏惟論五言，故以公幹居首。且曹丕與吳質書曰：「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，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。」又曰：「仲宣續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。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。」一長於賦，一長於詩，已有定論矣。又建安文章，貴多風力，故鍾氏善丕之論，先公幹而後仲宣，謂粲文秀質羸，略有貶焉。且文非一體，鮮能兼善，若以賦論，自以仲宣爲首，今則論詩，不得不讓公幹居前矣。

七、西 晉

謝靈運傳論：降及元康，潘、陸特秀，律異班、賈，體變曹、王，綽旨星稠，繁文綺合，綴平臺之逸響，采南皮之高韻，遺風餘烈，寧極江右。

文心明詩：晉世群才，稍入輕綺，張、潘、左、陸，比肩詩衢。采綺於正始，力柔於建安；或析文以爲妙，或流靡以自妍，此其大略也。

詩品總論：爾後陵遲衰微，迄於有晉。太康中，三張、二陸、兩潘、一左，勃爾而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

之中興也。

西晉詩文，辭縟於曹王，力弱於建安，沈、劉所論俱同。鍾氏雖曰：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。」然於論陸機則曰：「才高辭贍，舉體華美，氣少於公幹，文劣於仲宣。」於潘岳則取翰林之論。一曰：「翩翩如翔禽之有羽毛，衣服之有絹縠。」一曰：「爛若舒錦，無處不佳。」皆以其詩輕華而少力氣，如劉勰以輕綺論晉世群才也。其時才人，沈約獨高潘、陸，劉勰張、潘、左、陸並稱，鍾氏擴而充之，以弟兄同進，實不逮矣。其於品詩，獨尊四家，與明詩同，謂鍾嶸之論西晉，與沈、劉雷同一響可也。

八、東晉——江表

(一) 關於玄風者：

謝靈運傳論：在晉中興，玄風獨扇，爲學窮於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；馳騁文辭，義殫於此。自建武暨於義熙，歷載將百，雖比響聯辭，波屬雲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託意玄珠，遺麗之辭，無聞焉爾。

文心明詩：江左篇製，溺乎玄風；嗤笑徇務之志，崇尚亡機之談。

詩品總論：永嘉時，貴黃老，稍尚虛談。于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尙傳，孫綽、許詢，桓、庾諸公，詩皆平典似道德論，建安風力盡矣。

夫詩有二忌：一曰言理，一曰述事。二忌之中，惟理爲甚。理之於詩，猶人體之骨幹；事之於詩，猶人體之皮肉，情志者、內之血脉，外之神氣也。長篇說理，如骨骼成形，將成枯體矣；綴事成篇，靈氣不形，亦木偶爲戲耳；必也、骨立而肉附，血氣充於內，精神顯於外，乃詩之極至也。三家於玄理入詩，或曰：「遺麗之辭無聞。」或曰：「崇尚亡機之談。」或曰：「淡乎寡味。」皆謂江左以詩談玄，詩道大敝。人同此心，非闕相襲，詩惡質木，其來久矣。沈約傳論曰：「爲學窮於

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。」文心時序曰：「詩必柱下之旨歸，賦乃漆園之義疏。」辭異義同，蓋史實具在，未可以或異也。

(二)起而矯正其風習者・

謝靈運傳論：仲文始革孫許之風，叔源大變太玄之氣。

文心明詩：所以景純仙篇，挺拔而爲俊矣。

詩品總論：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，變創其體；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；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。

文心才略曰：「景純艷逸，足冠中興，郊賦既穆穆以大觀，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。」與挺拔之論，意趣一揆。至以仲文、叔源並舉而論，劉勰文心亦有之。文心才略云：「殷仲文之孤興，謝叔源之閒情，並解散是革變玄風，自殷、謝始，劉勰文心與沈論同也。」沈約所以取仲文、叔源而遺景純，重在變革。蓋以景純坎壙談仙，跡近玄宗，義別風雅。此又一相襲之跡也。鍾嶸綜二家之說，芟去仲文，而以劉琨附之，謂景純創體，越石贊成，顛倒時序，欲以競勝前人，足見其用心苦矣。至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云云，此論甚詳。予考永嘉以後，傳者絕少，故不能備述。但劉石前與潘陸同時，今謂永嘉而後，景純變創，越石贊成，則失考矣。〔許文兩詩品疏證引〕又詩品位謝混於中品，置仲文於下科，而論之曰：鍾嶸云：永嘉時貴黃老，詩源辨體卷之五曰：「義熙中以謝益壽、殷仲文爲華綺之冠，殷不競矣。」亦殷、謝並論，同乎沈、劉矣。觀其以清剛之氣論越石，則同於文心雅壯而多風；文心才略云：「劉琨至以斐然論益壽，謂其風流媚趣，亦何異於劉氏滔滔風流之論乎！」石雅壯而多風。

九、劉宋

謝靈運傳論：爰逮宋氏，顏、謝騰聲，靈運之興會標舉，延年之體裁明密，並方軌前秀，垂範後昆。

文心明詩：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儻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；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競也。

詩品總論：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艷難蹤，故已含跨劉、郭，凌轢潘、左。

又曰：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。

劉宋之世，延年、靈運，名高詩壇，互爭雄長。故延年嘗問鮑照，已與謝靈運優劣，鮑答曰：「謝五言，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；君詩如鋪錦列繡，亦雕績滿眼。」采鑲金，延年終身病之。語見南史。詩品載湯惠休曰：「謝詩如芙蓉出水，顏詩如錯。時議以謝優於顏，於此可見矣。」

劉勰論文，於朱則略。故其於時序曰：「自宋武愛文，文帝彬雅，秉文之德；孝武多才，英采雲構；自明帝以下，文理替矣。爾其縉紳之林，霞蔚而颺起，王、袁聯宗以龍章，顏、謝重葉以鳳采，何、范、張、沈之徒，亦不可勝也。蓋聞之於世，故略舉大較。」又才略曰：「宋代逸才，辭翰鱗萃，世近易明，無勞甄序。」然其明詩所謂莊老告退，山水方滋，當係指顏、謝游覽、行旅諸作無疑。沈論曰：「爰逮宋氏，顏謝騰聲。」二家之論，又謀合矣。鍾嶸獨高靈運，謂其超兩晉而比蹤建安。竊鮑、湯之言，大加更張，黜顏延年於輔佐之位，雖屬論定，然亦不得執此以爲劉、沈病。何則？顏、謝齊名當世，詞采相埒，連舉以爲代雄，與鍾氏釐定標格，較量鎔銖，自不同科。

十、高才茂製

謝靈運傳論：至於先士茂製，諷高歷賞，子建函京之作，仲宣灞岸之篇，子荊零雨之章，正長朔風之句，並直擧胸情，非傍詩史。

詩品總論：陳思贈第，仲宣七哀，公幹思友，阮籍詠懷，子卿雙鳶，叔夜雙鸞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單，安仁倦暑，景陽苦雨，靈運鄴中，土衡擬古，越石感亂，景純詠仙，王微風月，謝客山泉，叔源離宴，鮑照戍邊，太冲詠史，顏延入洛，陶公詠貧之製，惠連擣衣之作：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

沈約傳論曰：「若夫平子艷發，文以情變，絕唱高蹤，久無嗣響。」斯蓋論其賦也。劉勰明詩曰：「至於張衡怨篇，清典可味；仙詩緩歌，雅有新聲。」所謂「平子得其雅」者，乃據此而設辭也。張衡怨詩見御覽，爲四言，仙詩緩歌，今已佚

，殆亦四方平！又蕭選四愁詩，爲七言；新詠所錄同聲歌，雖爲五言，而徐陵於詩人主名多不據實，未必爲衡作也。鍾嶸論

詩，囿于五言，故歷論群賢，而平子不獲掛名其間也。又勰謂「茂先凝其清，景陽振其麗」，與鍾氏所論，大抵尙合。張華論

曰：「其體華艷，興託不奇，巧用文字，務爲妍冶。」惟「叔夜含其潤」，則與詩品論旨大乖矣。鍾論曰：「晉中散嵇康，頗似魏文，過

爲峻切，評直露才，傷淵雅之致，然託諭清遠，良有鑒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峻切評直，焉得謂潤？細翫嵇作，則鍾論爲長。

然其「嵇志清峻」一言，似又鍾論之所本也。至於「兼善則子建仲宣，偏美則太冲公幹。」其論曹植、王粲與沈約同。沈論

云：「子建、仲宣以氣質爲體，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。」曹植於五言詩有開拓之功，鍾謂其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」，人無異言，以兼善許之，可謂無愧。然典論之於仲宣，惟謂其獨擅長於辭賦，於詩則未遑論焉。鍾嶸論詩雖列之上品，終以文秀質羸，置於劉楨之下，其詩不必高於公幹，宜以典論、詩品之論爲優。至於左思，鍾嶸謂其「頗爲精切，得諷諭之致。」

謝康樂稱其古今難比。潘安仁詩，古今難比。清沈德潛曰：「太冲胸次高曠，而筆力又復雄邁，陶冶漢魏，自製偉詞，故是一代作手，豈潘、陸輩所能比埒？」觀其詠史諸作，未必遜於仲宣也。

明詩於歷論詩之流變後，特舉八家以明其風格，未遑一言其佳製，其有揭出名篇以宏論旨者，古詩而外，五言惟應璩百一、景純仙篇而已。沈論於先士茂製，所選四篇：子建函京，仲宣灞岸，子荊零雨，正長朔風，信諷高而歷賞矣。鍾嶸專論成書，所舉特多，自曹子建至謝惠連計二十二篇。其與沈約同者，子建、仲宣二人。於仲宣：一舉灞岸，一舉七哀。實則灞岸乃粲七哀三詩中之特佳者也。案王粲七哀三首，文選錄其二。子建佳什較多，沈舉函京，爲贈丁儀、王粲詩；鍾舉贈第，爲贈白馬王彪詩；皆植詩之佳者，惟一辭勝，一情勝耳。

十一、詩無貴於用典用事

謝靈運傳論：見前章，不另錄。

詩品總論：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思君如流水，既是卽目；高臺多悲風，亦惟所見；清晨登隴首，羌無故實

；明月照積雪，詎出經史！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

劉勰明詩，於四言則曰：「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。」以韋孟諷諫，繼軌周人；明詩云：「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，匡諫之義，繼軌周人。」張衡怨篇，清典可味。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：「秋蘭，植彼中阿；有馥其芳，有黃其葩，雖曰幽深，厥美彌嘉，之子云遙，我勞如何！」其辭曰：「猗猗秋蘭，植彼中阿；有馥其芳，有黃其葩，雖曰幽深，厥美彌嘉，之子云遙，我勞如何！」皆宗國風，而不離乎經義也。於五言則曰：「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。」此本文賦「詩緣情而綺靡」之論旨，知建安以後五言作者，大抵用辭賦爲詩，惟未明言不出經史，而明言古今佳製，「直擧胸情，非傍詩史」，自沈論始也。鍾嶸鑒於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，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平典似道德論，謂「清晨登隴首，羌無故實；明月照積雪，詎出經史？」故曰：「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；吟詠情性，何貴用事？」然其論出自沈約，不可以不知也。

十一、聲律

謝靈運傳論：夫五色相宣，八音協暢，由乎玄黃律呂，各適物宜。欲使宮羽相變，低昂舛節；前有浮聲，後須切響。一簡之內，音韻盡殊；兩句之中，輕重悉異。妙達斯旨，始可言文。

文心別有聲律一篇。

詩品總論：昔曹、劉殆文章之聖，陸、謝爲體貳之才，銳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聞宮商之辨，四聲之論。或謂前達偶然不見，豈其然乎？嘗試言之：古曰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五音，無以諧合。若置酒高堂上，明月照高樓，爲韻之首。故三祖之詞，文或不工，而韻入歌唱，此重音韻之義也。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。今既不被管絃，亦何取于聲律耶？齊有王元長者，嘗謂余曰：「宮商與二儀俱生，自古詞人不知之；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，而其實大謬；唯見范曄、謝莊頗識之耳。嘗欲進知音論，未就。」王元長創其首，謝朓、沈約揚其波，三賢或貴公子孫，幼有文辯；於是土流景慕，務爲精密，襞牋細微，專相陵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。余謂文製，本須諷讀，不可蹇礙，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，斯爲足矣。至平、上、去、入，余病未能，蜂腰、鶴膝，閭里已具。

文心聲律曰：「凡聲有飛沈，響有雙疊。雙聲隔字而每舛，疊韻雜句而必睽；沈則響發而斷，飛則聲颺不還。並轆轤交往，逆鱗相比，迂其際會，則往蹇來連，其爲疾病，亦文家之吃也。」劉勰雖惟言飛沈雙疊，知聲韻之於詩，不可以不講求也。永明諸子之奢談四聲八病，南史陸厥傳：「永明時，齊爲文章，吳興沈約，陳郡謝朓，琅琊王融，以氣類相推轂；汝南周顥，善識聲韻。約等文皆用宮商呼爲永濫觴於范疇之宮商清濁，此處縱有會此者，不必從根本中來。言之皆有實證，非爲空談。」明將平上去入四聲；以此制韻，有平頭、上尾、聲腰、鶴膝。五字之中，音韻悉異；兩句之內，角徵不同；不可增減，世體。」范疇與甥侄書：「性別宮商，識清濁，斯自然也。觀古今文人多不曾了會者，不必從根本中來。」講之彌精，拘忌愈甚。沈約復謂「自

靈均以來，未覩此秘，張、蔡、曹、王，曾無先覺；潘、陸、顏、謝，去之彌遠。」陸厥曾與書駁之曰：『范曄事自序，性別宮商，識清濁，特能適輕重，濟艱難，古今文人多不至斯處，縱有會此者，不必從根本中來。尙書亦曰：『或闇與理合，匪由思至。』但觀歷代衆賢，似不都闇此處。魏文屬論，深以清濁爲言。劉楨奏書，大明體勢之致。咀唔妥帖之談，操末續頑之論，與玄黃於律呂，比五色之相宣。苟此秘未覩，茲論爲何所指耶？』鍾嶸深明沈約諸人所言宮商，持以繩魏晉五言，誠多未合。然其謂不被管絃，無須聲律，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足矣。此非批擣永明聲律之論，乃有限度接受永明聲律之論也。

文心樂府云：「觀高祖之詠大風，孝武之歎來遲，歌童被聲，莫敢不協；子建、士衡，咸有佳篇，並無詔伶人，故事謝絲管，俗稱乖調，蓋未思也。」則知自漢至晉，其詩雖不被管絃，而仍聲律調暢也。蓋無文字之前，純以聲音抒發激感之情，音律韻調，出之自然。故劉勰謂器寫人聲，聲非學器；文字寫聲，理亦如此。詩大序云：「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」成文之音，永言之歌也。詩有情調，惟賴聲律以成之，未有慷慨悲壯、纏綿悱惻之情形於詩，而其詩不合聲律者也。且詩之國風，原本徒歌，采以合樂，即可歌唱。故知具有天然音韻，必能合樂，其聲律調協，不言可知。陳思謂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者，乃以便歌唱，非古辭之聲律有舛錯也。若曰不合者，乃不合永明諸人之所謂聲律，非五言古詩之聲律也。

夫五言古詩，自漢魏以逮齊梁，時代遼遠，廟堂之樂，房中之歌，激楚陽阿之謳，白雪下里之唱，無不網羅於詩囿之中。若取擊甕叩缶之音，以合趙瑟必乖；若采蕡桴土鼓之歌，以協齊竽必異。永明諸子之人造聲律，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：『所謂永明體云者，不過是人工的音律之應用於文辭而已。當時人本這種人工的音律以撰文辭，亦本這種人工的音律以批評文辭。』乃後代律絕之聲律，非五言古詩之聲律也。用之於旗亭嬌娃低聲緩歌則合，

若擊鏃鼓，橫矛槊，而欲歌之，必無一字合脣吻矣。

詞自律絕脫出，聲律益密。東坡之詞，晁元咎以爲似詩。軾在玉堂日，有幕士善歌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？對曰：「郎中詞、只好十七八女子，執紅牙板，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；學士詞、須關西大漢，綽鐵板，唱大江東去。」爲之絕倒。東坡詞不合十七八女子唱，關西大漢綽鐵板而唱則調。五言古詩，沈約諸人以爲不協聲律者，正同此例也。无咎曰：「居士詞、橫放傑出，非曲子所能縛住。」五言古詩，體製殊塗，律調異響，又豈永明諸子之人工聲律所能拘範耶？李德裕文章論云：「沈休文獨以音韻未切，重輕爲難。意雖甚工，旨則未遠。古人言妙而工，適情不取于音韻，意盡而止，成篇不拘于隻耦，故篇無足曲，詞寡累句。譬音樂古辭，如金石琴瑟，尙於至音。今文如絲竹鞞鼓，迫于促節，卽知聲律之爲弊甚矣。」觀此卽知永明諸子所倡聲律，過於柔婉、細密，不能統雅俗文野之律呂而盡協，不能令鏃鼓竽瑟之聲響而悉調。至於五言古詩，篇章浩瀚，包羅至廣，俗無分文野，器無分鏃瑟，人無分男女，謳無分雅鄭，若揮而歌之，莫不高下隨聲，緩急應節，此固與永明諸子所造聲律異響也。

所幸者、永明諸子倡言聲律以繩五言，遵而行之者，開唐律之祖；攢而不顧者，大古詩之流。其爲禍於詩甚小，而裨益於詩則甚大也。

十二、於論詩工拙之難易

謝靈運傳論：若夫敷衽論心，商榷前藻，工拙之數，如有可言。

文心明詩：故鋪觀列代，而情變之數可監，撮舉同異，而綱領之要可明矣。

詩品總論：昔九品論人，七略裁士，校以賓實，誠多未值。至若詩之爲技，較爾可知，以類推之，殆均博奕。

陸機文賦曰：「余每覽才士之作，恒有以得其用心。」可謂通而無貶矣。賦通而無貶。劉勰著書，知文情難鑒，故曰：「凡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，故圓照之象，務先博觀。閱喬岳以形培塿，酌滄波以喻畎浍；無私於輕重，不偏於

愛憎；然後能平理若衡，照辭如鏡矣。」

見文心知音篇

曹植與楊德祖書曰：「蓋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論其淑媛；有龍泉之利，乃可以議其斷割。劉季緒才，不能逮于作者；而好詆詞文章，

掎撫利病。」曹丕典論論文曰：「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，又患闖於自見，謂己爲賢。」

晉書

以明論文匪易。所以其於明詩，但曰：「鋪觀列代，而情變之數可鑒；撮舉同異，而綱領之要可明。」沈約專務陵架前人，乃直謂「工拙之數，可得而言。」鍾氏踵而繼之，分詩爲上中下三品，謂「詩之爲技，較爾可知；以此類推，殆均博奕。」其自信視沈約而過之矣。夫欲論定古今詩篇，而不爲已留地步者，仲偉之謂也。

綜觀三家詩論，逐條商榷，以魏晉五言，雖濫觴于國風，其恢拓疆宇，實得力於辭賦，文選樓諸人，首錄辭賦，次以五言，不爲無見。故其論詩，遠溯國風，近宗辭賦。劉勰文心，惟以國風爲詩原，鍾則兼采楚辭。此其不同者一。沈約奢言聲病，意欲陵架先哲，謂瓦古未覩其秘。劉勰知飛、沈、雙、疊，必須調協，故曰：「選和至難。」鍾以文多拘忌，傷其真美，惟取口吻調利足矣。此其不同者二。沈約擢舉名句，謂其直出胸臆，非傍詩史。詩品贊成其說，大倡厥旨。明詩惟謂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。此其不同者三。詩之工拙，論定實難，沈、鍾則以爲易；劉勰但云「文情難鑒○」此其不同者四。詩之爲用，沈本詩序，謂可搖蕩性情，感動天神。劉勰采詩譜說，謂詩有頌有刺，順美匡惡，由來已久。鍾據取孔子興、觀、群、怨之說，不貴補察時政，惟重宣導人情，而曰：「使貧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于詩。」此其不同者五。至於大同而小異者，已分別論辨，檢案卽知，茲不贅也。